# 武經總要

二二

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日
蜀降者説蜀一月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
公又問爔曰今尚可擊否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齊高歡伐西魏至許原西宇文泰拒之至渭南名其兵
皆未至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之泰
曰若至咸陽人情轉搔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
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
自渭南夾渭而軍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

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
渭背水為陣李弼為左拒趙貴為右拒命將士皆
偃戈於葭蘆中日晡齊師至望見泰軍少競萃於
左軍亂不成列泰乃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率
鐵騎橫擊絶其軍為二遂大敗之
太宗時命李靖為西海行軍大總管討吐谷渾伏羌以侯
君集及任成王道宗並為之副使次鄯州君集言於
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

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鋭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羌之衆於庫山破之伏羌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且使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栢海頻與虜遇皆大尅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

本朝太宗征太原時節度使何繼筠把石嶺關大戎來

援繼筠率數千騎禦之虜至乘其未成列遽麾兵

擊之虜衆大潰追奔數十里

太祖親征澤潞車駕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朝于行在

召拱與語拱曰李筠逆節久露兵勢漸成陛下宜

速濟大河歷太行乘其未集而擊之平之必矣或

稽浹旬恐賊鋒鋭難為力矣筠在澤州五月戊辰

王師薄其城下癸酉拔其城

賊諸將議欲釋之去緜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志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援剛愎好勝必輕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尅也援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隋煬帝征高麗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緑水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高麗國相乙支

文德偽降請述還師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將士犇還一日一夜至鴨緑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矣

唐武德初羅藝為幽州總管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藝將逆戰薛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戰百鬬百敗

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師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銳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必敗矣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本朝石保興為銀夏都廵檢使嘗廵黑水河戎人知之以數千騎邀戰保興所部不滿三千賊恃衆據險渡河求戰保興分短兵伏於河滸候戎師半渡即發之疾戰大有斬獲

飢渴可擊

蜀諸葛亮出祁山魏將張郃督諸軍拒之亮將馬謖於街亭依南山下據城郃絶其汲道大破之

隋初突厥寇蘭州大將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洛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飢弊縱擊大破之

唐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頓兵武牢登高丘觀之謂諸將曰賊未見大敵今渡險

兵相持彼知虛實落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
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為蜀虜耳從之翌日進攻
皆尅斬侯暉等從之城守相次瓦解
唐貞觀中突厥離叛將圖進取以李靖為代州道總管
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逼
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大懼相謂曰
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
靖知之令間諜離其腹心進擊破之部落並走磧

北
奔走可擊
吳孫權拒曹公於赤壁諸葛亮說權云曹操之衆遠來
鬪追劉豫州一日一夜行至三百里此所謂强弩
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從之
遂敗曹公
晉劉琨守太原遣大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
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

魏孝武帝將圖高歡勒兵南出以高敖曹為前鋒稍逼

京師帝親管六軍屯河橋宇文泰謂左右曰高歡

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

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且緣津據守

殊不知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

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

梁將陳慶之攻後魏之渦陽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

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謂諸將曰魏人

至沙苑距歡軍六十餘里歡聞泰至引軍來會見
泰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其將
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為二遂大敗之斬
六十餘級降者二萬餘人歡夜遁棄鎧仗十有八
萬
唐鉄勒薛延陀等合衆二十萬渡漢屯白道川太宗遣
李勣張儉率兵數道邀擊之戒之曰延陀負其兵力
踰漢而來經途數千里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

安禄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賊將史
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
選騎五百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乗之
又敗于沙河禄山聞思明敗益以精兵我軍至恒
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
獲晝揚其兵夜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曰
賊怠矣可以戰戰于嘉山斬馘四百級

氣衰可擊

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矣乃與驍騎千餘推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儉鬭欽敗棄衆宵遁追儉斬之

唐太宗討薛仁杲相持於高墌城者六十餘日兵鋒甚銳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太宗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親御大軍奮擊斬首數千級

糧盡可擊 糧道不繼必遁附

漢王與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

漢末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兖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無輜重惟以鈔掠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鋭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持為彊然繡以遊軍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

泰曰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孤軍遠險糧穀不繼破賊之時也果遁去

隋末宇文化及作亂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降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資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部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且以密情告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水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其將陳智畧張重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

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趙王不從信使間人偵知之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陘三十里止舍夜半轉發選輕騎二千人各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壁拔趙幟立漢幟信又謂諸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旂鼓未肯擊前行相郎反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旂鼓行出井陘

于泥濘死者十二三

後唐契丹寇望都莊宗追擊氊裘毳幕不可勝紀時大雪平地五尺虜乏芻糧人馬斃踣于道纍纍不絶乘勝追襲大破之

不暇可擊

曹操北征白檀歷平剛指栁城登白狼山卒與虜遇左右皆懼操登髙望虜陣不整乃以張遼為先鋒縱兵擊之虜衆大潰

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臯縣地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也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漢高祖時齊王田廣軍歷下以距漢使酈食其往說之

春秋時魯莊公與齊師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
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
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
尅公問其故曰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
亂望其旂靡故逐之

後漢皇甫嵩與朱儁共討潁州黄巾賊儁前與賊戰戰
敗嵩因退保長社賊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
恐因謂軍吏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

營利於火攻若用夜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功可立成其夕大風勅約軍士束芻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因鼓而突其陣賊驚亂奔走大破之

陣久力疲必敗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援太宗頓師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

晉王存勗遣周德威先屯趙州而自將會之梁兵馬鎧冒光彩炫熠晉人望之奪氣晉王欲速戰德威欲待其衰乃退軍鄗邑久之德威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試之景仁怒悉軍以出横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晉王謂德威曰我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較也彼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内廹矢刃外交士

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
於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鬭志景
仁等引兵稍却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
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晉兵爭進梁兵
互相驚怖遂大敗自鄗追至栢鄉横尸數十里

攻不整

春秋時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公子偃魯大夫 宋敗齊師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

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曹操征烏桓諸子多懼許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

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急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靖勒兵圍城銑遂降

會昌中回鶻冦天德詔劉沔為招撫使以太原師屯雲州沔謂大將石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今觀其所為勢陵我軍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患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

虜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支吾必棄公主遠竄尚不能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自選勁騎并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帳逼振武雄入城登埤視其衆寡見氊帳車數十從者朱碧諜者曰此公主帳也因進兵斬萬餘級迎公主還太原

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有衆數十萬屈突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爲怯乃揚

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
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遍候其無備簡精
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
契苾阿力從征吐谷渾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阿力復
欲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阿力曰賊非
有城郭逐水草以為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
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
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

功而退賊今謂我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來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竒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空實别有函封付齡石題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壽朱牧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虎焦縱果備内水使其大将譙道福戍涪城

一部遂定

東魏丞相高歡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宇文泰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不欲必渡欲絆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相與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曰賊今在

死焚輜重棄城而走

後周隋公堅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反堅命梁睿為元帥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擁兵十萬據險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破之謙令高阿那環達奚其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其分兵據關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欲遏吾兵勢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趍劍閣一將詣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又遣將分道進

州其將張晊屯於北郊秦賢屯於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賊蓄銳休兵方來擊我謂吾兵少畏懼止於堅守而已令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砦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砦斬首萬餘級賊衆以爲神助

本朝初征僞蜀蜀人退守劔門斷閣道王全斌遣裨將分兵趨來蘇小路渡江出劔閣南因起浮橋於江

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䞨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五乘為三五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要以五人為五分為五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五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後魏侯莫陳崇從賀拔岳力戰破万俟醜奴與輕騎逐北至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

潛渡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唐李希烈反已屠汴州又遣騎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黄將絶江道嗣曹王皋遣尹慎將七千餘衆禦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鼓角中柵少誠至分兵四面圍之部隊未嚴而鼓聲發三柵齊出奮擊不爲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爲京觀